

灌園先生日記(十一) 一九三九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11, 1939



著者：林獻堂
主編：許雪姬

Author: Lin Hsien-t'ang
Editors: Hsu Hsueh-ki

灌園先生日記(士)

一九三九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11, 1939

灌園先生日記(上)一九三九年

編註者：許雪姬

共同註解者：許雪姬、劉素芬、陳翠蓮、鍾淑敏、何義麟、張季琳、林蘭芳、何鳳嬌、劉世溫、李毓嵐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八〇五三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二二九一六

對撥帳號：17308795 臺灣史研究所

1034172-5 近代史研究所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七一六號八樓

電話：(〇二)八二二七八七六六

定價：精裝五〇〇元、平裝四〇〇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ISBN：986-00-5209-3 (第十一冊·精裝) 986-00-5210-7 (第十一冊·平裝) 統一編號：100950122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灌園先生日記 =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 [林獻堂著] ; 許雪姬等共同註解. --[臺
北市] : 中研院臺史所, 民 95-
冊 ; 15 * 21 公分. --(臺灣史料叢刊 ; 1)

ISBN 986-00-5209-3(第十一冊 : 精裝). --
ISBN 986-00-5210-7(第十一冊 : 平裝)

1. 林獻堂 - 傳記 2. 臺灣 - 史料

782.886

95008551

序

《灌園先生日記》是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林獻堂先生所留下來的珍貴史料，日記始於一九二七年，止於一九五五年，前後共二十九年，其中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缺，故全套日記共有二十七冊。這部日記內容有家族生活、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相關資料，由於林獻堂的地位高，參與的活動多，因此這部日記可說是一部具體而微的台灣史，想研究日治、戰後時期台灣史的學者莫不期待能先睹為快。

民國八十七年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設立五週年時，在獻堂先生長孫林博正先生同意之下特別展出全套日記，其史料價值立刻引起各界的重視。以此為契機，在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芳上、台史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的努力下，得到林博正先生慨允同意，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簽約，將出版權讓渡給中央研究院，而預定在五年內全部出版。

由於本日記內容包羅萬象，人物頗多，若不加以解讀，唯恐讀者難以瞭解，因此自民國八十八年四月起組成「林獻堂日記解讀班」，定期對日記做逐日校讀，參加者為本院近史所、台史所同仁及院外有興趣的同好。目前解讀的工作仍在進行，而出版的工作也刻不容緩。

如今日記即將出版，我要特別感謝林獻堂先生的後代將這部日記提供出來，以及為這部日記解讀、出版的同仁。謹為之序。

李達哲

《灌園先生日記》序

余六歲時喪母，遂由先祖母收養，因此才能有與先祖父林獻堂共同生活的機會。令人遺憾的是與他老人家相處的時間僅有短短的八年歲月，民國三十八年他老人家選擇離別奶奶與我而遠渡重洋至日本醫治頭眩宿疾，最後落得客死異鄉，未能再回故土。

憶及當時年幼無知，經常爲了人家的閒言閒語，說我是有錢人家林獻堂的孫子，而反常的覺得爲什麼不能和一般人一樣受同樣的看待，心裡有一點好像是被輕視似的，使我感到不平與無奈。當時我只知道生活過得比一般人富裕很多，但是日常行動並不是很自由，每次出門必定有人隨侍陪同，時常引起人家的注意，因此對自己如此的出身竟產生一些莫名的反感。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當時能有那樣如王子般的生活水準，應該要比任何同齡小孩都來得幸福知足才是。

說句實在話，當時我只知道與我們家來往的知名人士頗多，但並不明瞭祖父所從事的社會政治活動與台灣人民的權益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長大後，才逐漸瞭解自己的祖父於日治時期及台灣光復初期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曾經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作爲。

我很後悔在祖父過世以後，曾經搬進他的房間住過一段時間，眼看著他老人家用過的東西，包括那些寶貴的日記本，堆積在書桌上任憑灰塵的侵蝕，偶爾會翻開來看看，祇感覺到他所寫的字相當端正，但從來就沒有興趣去瞭解裡面所寫的內容。當時也不懂得如何把這些日記本和

他用過的東西想辦法保存起來。時光如此飛逝，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想要收集這些日記本時，它們早已不在原位，也不知去向了。

以下謹就我如何用心將先祖父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本，重新找回來的經過作一個敘述：

首先我由家人得知彰化銀行在祖父過世以後，委任了曾經擔任過他私人秘書的葉榮鐘先生執筆編寫《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他因需要資料作參考的關係，曾經向祖母借去了祖父的日記本共十七冊。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出版後經過很久的時間，他仍然沒有要將日記本歸還我們的意思。有一次，當我登門拜訪要向葉先生索回日記本時，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林獻堂先生的日記是全台灣人共有的，你雖身為其長孫，但你並不能獨自一個人據為己有，將來有一天你如設立了『獻堂紀念館』之類的，我才還給你去擺設在那裡面，永遠保存下來。」聽了這番話以後，我只好打退堂鼓，等待他日時機的來臨。經過多年後，聞知葉先生已過世了，我才託平時與他親近的友人向他夫人說明原由，始獲首肯，悉數交還給我。

先祖父滯日期間也和過去在台時一樣，連續不斷地每天寫日記，一直到他往生為止，前後七年共寫有五本日記。經託人打聽後，方知這些日記原來是寄存在前東南商事株式會社社長林以德先生家裡。民國六十二年間，我和家人移居美國洛杉磯時，經常回台探親，而每次探完親回美途中，必在東京盤桓數日，然後再取道返家。其中有一次特地去拜訪林以德先生的夫人，並向其提起祖父的日記，她即欣然全數交還給我。我帶回洛杉磯後，時常苦於不知用何方法將日記帶回台灣，因當時台灣戒嚴令尚未解除，如若在通關時被以思想有問題而加以查扣時，豈

不可惜萬分。此時剛好有一位姻親在華航當機長，彼經常來回洛杉磯與台北之間，知他以機長身份，因其職務被尊重的關係，在通關時無需開箱受驗，可以安然無事通關，我才放心把這五本日記本託他帶回台灣。

我於民國六十八年由美國回歸台灣時，手裡已有祖父的日記共二十二冊，後來又增加到二十七冊，那多出來的五冊要歸功於我的堂兄林正方先生。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叫做 Johanna Menzel Meskill 所寫的一本有關我們霧峰林家的書，書名為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閱讀之後，他有所感觸，因此對族人說：「人家美國人都重視我們林家過去的歷史，把它寫成一本書出版，我們身為林家的子孫也應該自己寫一本有關祖先的事跡，讓後代的子子孫孫能夠知曉先人遺事。」於是乎，他就出資聘請台灣大學歷史系的黃富三教授執筆撰寫有關林家過去的浮沈史。爲了尋找參考資料，我曾經陪同黃教授及其助理到霧峰舊厝翻箱倒篋，無意中竟然又發現了五冊林獻堂的日記，到此爲止總計已有二十七冊之多。

有了這二十七冊先祖父的日記本之後，曾經有許多學者專家鼓勵並催促我把它出版，但因出版的方式（影印出版或排印加上註解），未能下定決心，竟然一拖就是十幾年而毫無進展，幸好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五週年的慶祝會中，有緣與近史所呂芳上所長、台史所劉翠溶主任見面談起這件事，不意這件難題竟然迎刃而解了。我真感謝呂所長、劉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好意，讓我有機會把先祖父的一生日記給予出版流傳百世。我在此也要感謝許雪

姬教授以及其他幾位學者的鼎力相助，才能把這個艱難的工作完成。

林博正



林烈堂長女林月霞（張煥珪妻）與其子女，戴帽者爲張耀京。
（張耀錡先生提供）



霧峰丁台村慈覺院（一般稱燕姑娘廟，因莊垂勝之妻林阿燕晚年居於此出家而得名）。前排左五為陳薄燕（太空、德新）、左四為林呂裕（林其賢之妻）。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時，此院全毀。（郭双富先生提供）



一九三九年台中寺住持水上興基（前坐左四），與該寺僧人（右三）訪問靈山寺，與住持陳薄燕（左三，太空、德新）等善信合照。（郭双富先生提供）

福建鄉試硃卷

林文欽

字允卿號幼山行三又行八咸豐甲寅年六月二十三日島生花翎道銜兵部武庫司郎中福建臺灣府臺灣縣附貢生民籍

開闢始祖 諱承誠世醫官

封晉安郡王 元黃門侍郎

開漳始祖 諱和義號鴻儀

支祖 諱子慕號敦孝

支祖 姓李

太高祖 諱江

太高祖 姓氏曾

高祖 諱石 臺南府

胞太高伯祖 深洪

胞高叔祖 受總

胞曾叔祖 水瀨棣大陸

嫡堂曾叔祖 富光添天厚

胞伯祖 瑞瑤

嫡堂叔祖 亭山溪秀艷聰芳碧贊

生 媽俊志芳 邵司元攀

堂叔祖 深潭 德連 德茂 德好

林文欽於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中舉，這是他的《福建鄉試硃卷》。硃卷中載有其先世五代、受知師及妻小名單。左頁下為其所作詩文，及閱卷者的批示。

林氏家傳

錫祺題

林氏家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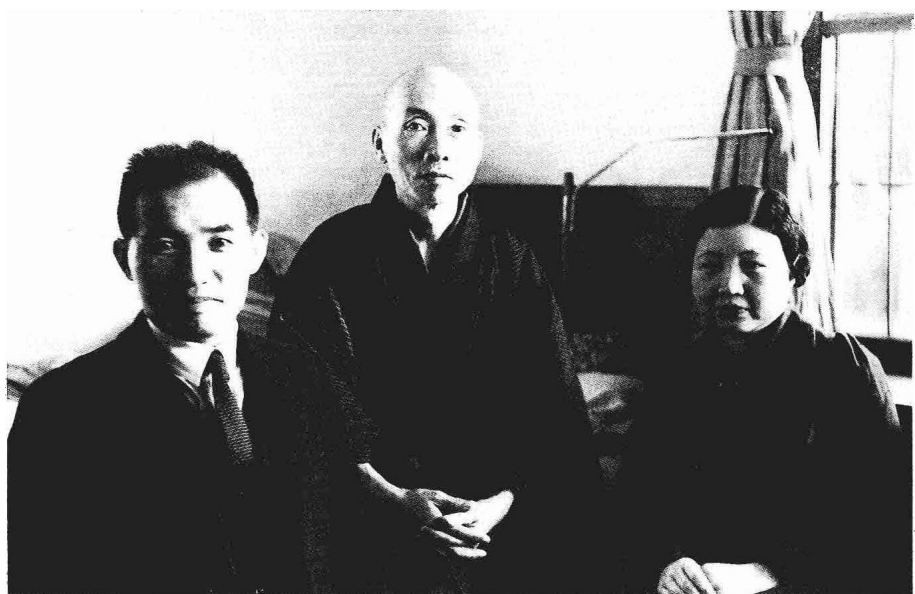
獻堂不肖。辱負先人緒業。未能光揚盛德。早夜以思。焚香在抱。顧念我族自始祖子恭公遷於莆坪。傳世十四。至我太高祖石公。始入臺灣。初寓彰化。數遷至大里代莊。中經喪亂。基業動搖。幸賴祖澤綿長。子姓蕃衍。其後分爲浚城太平諸族。而我高祖母實挈我曾祖卜居於阿罩霧莊。迄今百有四十餘年矣。力田習武。世有令德。忠義之氣。著在旂常。然譜系雖修。而宏功偉業。尚虞疏略。獻堂不敏。敬述遺聞。詢及耆舊。乃敢敷陳其事。以昭示後人。亦使知祖宗創造之艱難。而不可一日怠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我子孫其念之哉。

昭和十一年丙子仲春

獻堂謹識

《林氏家傳》出版於一九三六年，出版之前送檢時，曾受盡官府刁難，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之日記載：安岡、成龍同余赴郡役所，淵之上郡守、本田警察課長、小島特高主任，質問一週間前屆出之《林氏家傳》及〈米壽詩〉，序文中「以詔示後人」之「詔」字，米壽詩傳錫祺之「祝灌園王母」之「王」字，及林氏得姓至昭和十一年「三千七十一年」之年號爲不穩當。許之削除（見上左序文），而「詔」改爲「昭」（見序文第七行），「王」改爲「祖」（見左頁右上第十一行，三處均另紙更正貼覆其上）。

由左頁下的版權頁可知，本書早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印妥，但台中州大屯郡當局卻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才核准發行，而本書的正誤表也做得極爲仔細。



林獻堂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折足，因此住院。其婿高天成由南京同仁醫院歸東京，偕妻林關關於十二月十七日到醫院探視，爲其拍照。此時已卸下石膏。(郭双富先生提供)